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La fille eliza

女郎爱里沙

上海三联书店

〔法〕龚枯尔·埃德蒙(Goncourt Edmond de) 著
李劫人 译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 长篇小说 ◆

La fille eliza

女郎爱里沙

〔法〕龚枯尔 埃德蒙（Goncourt, Edmond de）著 李劫人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郎爱里沙 / [法] 龚枯尔, [法] 埃德蒙著; 李劫人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997-2

I. ①女… II. ①龚… ②埃…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092 号

女郎爱里沙

著 者 / [法] 龚枯尔 埃德蒙 (Goncourt, Edmond de)
译 者 / 李劫人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997-2 / I·1279
定 价 / 82.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法」龔枯爾 埃德蒙 (Goncourt, Edmond de) 著 李劫人 譯

女郎愛裏沙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原序

十三年前，我的弟弟與我，我們曾在熱爾米里·拉色爾台的書頭上寫道：『今日的小說已擴張了，發展了，今日的小說已開始成爲研究文學，銓索社會之謹嚴的，熱烈的，生動的偉大形體了，今日的小說已由心理的探討與分析成爲當代之倫理史了，今日的小說既已應用了科學的職務與研究，因此，它就可以從科學中要求一切的自由與獨立。』所謂自由與獨立，於一八七七年，我却獨自一人，或者還是最後一次，又高聲而勇毅的特爲這部新書將其宣布出來，此書仍舊從理智的好奇情感，以及因了窮苦人類而生的慈悲情感中而作成的。

此書，就是我心要將其作得整齊而修潔，不使有一頁把我材料上熱烈而精緻之本能離開了的書，除了悲慘的回味，輸於讀者精神上

的還有別的東西。不過有時要不說來像一位醫生，像一位學者，像一位史家，這却是不可能的。並且把准許別人在封面所署的：「研究」或在別一些重大標題下的卷帙中所講的種種，獨禁止我們來思索之，分析之，描寫之，這對於我們——青年而正經的時流小說學派——未免是不公道的行爲罷。在現在，大家真不應再蔑視小說，說它只是年輕姑娘們在火車中的消遣品。實則自十九世紀之初，我們業經有權爲大人先生們而作的了，不然者，那痛苦的需要終不免要迫着我們投向外國印刷所而去的，在法蘭西共和制度之下，也不免要像在路易十四與路易十五朝時，而有我們荷蘭出版家的。

現今的小說都充滿了「祕密」——賣淫的行爲與事實，而這種行爲與事實又俱在漂亮的散文有時或是狂放的散文中說得很可寬恕的。燦然陳列於書店架上的卷帙，無非是茶花女等人以金錢易愛情，以及

巴黎的蕩婦，以及違犯警章敗壞風俗的娼妓等的問題，至於正經描繪一種「公」娼的歷史，或不免有一種危險，注意啊，難道作者不朽的聲名便可因罪惡表之低減而增高嗎？不然，我殊難相信的！

不過賣淫與娼女也只是一點過脈；監獄與女囚方是我書中的主旨。憑着小說所獲得的辯護權說，我委實打算要感動人心，沸騰人的感情，使人去反省的。是啊！像這種「永遠緘默」的刑罰，像這種監獄的改良法，但歐洲還不敢從這改良法中借用那打在婦女們裸肩上的鞭子哩，像這種枯燥的苦楚，像這種踰越法官所頒布的刑律，並在有限的監獄光陰裏將罪婦的理智永遠絕滅的偽善刑章，像這種美國式而非法國式的制度，像這種阿比爾倫的體制，我誠然用了一點挾有忿怒的墨水在攻打它，因為在十八世紀時，這樣的墨水曾經將我們舊刑法中的痛苦取消過的。我承認也有一點野心，不過這野心是要使我的書引起

一點好奇心去看那有關「監獄狂」(原註)的工作,引導人去探討那「白癡」的數字,就是今日猶存於克列爾蒙,蒙北里野,加底啞克,都郎士,爾倫,阿伯里屋各地監獄中的白癡數字,末了的努力是要使人去考察一下,評判一下,這種以緘默爲內心之罰的謬誤,到底也要使我的書秉有那種把我們立法者的情緒與良心說動的藝術。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

(原註)參觀一八四五年監獄雜誌第二卷上醫生勒呂與醫生巴衣啞爾惹的脈案——再參觀莫里士·薄諾克的政治詞典中所述的合衆國監獄狂之例。

(譯者註)龔枯爾是弟兄二人,長兄名愛德孟,生於一八二二年,死於一八九六年;少弟名玉爾,生於一八三〇年,死於一八七〇年。弟兄俱爲法國十九世紀自然主義中印象派之作家,與弗洛貝爾,左拉,都德,費衣,及俄國之屠格涅夫等並爲友朋。此書係長兄一人所作,異於其他弟兄合作之書;其弟兄皆

擅長於病態心理之分析，並與左拉同一見解，謂人生過惡大抵來自遺傳，此書亦在例內。

法國十七八世紀文網甚密，出版之書皆須先受官廳檢察，否則處罰出版人與作者，處此嚴法之下，當時法國作者之書遂多被外國書店吸收出版，其間以荷蘭書店吸去者爲最多，如盧騷之關於不平等之演說（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即是以二十五個金路易賣之於荷蘭書店的東西。

原序中所引論的事，如美國式的制度，如阿比爾倫的體制等，俱散註於第二部中，讀者翻閱至彼，自知原委。

女郎愛里沙

這女人判處死刑了嗎？

那大公無私的案由剛從裁判長黑洞似的，缺了牙齒的口中，於一般臉色被紅袍所籠罩的法官叢中宣布之後，這個爲衆人看不明白的大鐘上被遺忘的時間，也就從陽光下沉之際，十二月中一天黃昏之際，刑庭到了傍晚越是可怕之際，敲將起來。

裁判席散了，陪審官都在他們的會議室中，聽審的人便都湧到庭堂中來。他們紛紛從兩個繫有革帶的法警背間擠到放證物的桌旁，品評那茜紅褲子，將血染的襯衫翻開，把刀子試着向那硬麻布的窟窿中插進去。

旁聽人都混站在一塊。婦女們鮮豔的袍子俱爛然點綴在一羣黯然無色的見習律師叢中。穿紅的總律師偕着穿黑的被告律師手挽手的在最深處徘徊。書記席上坐了一個警察。不過只管混亂，只管雜沓，只管無秩序，却並無聲響，換言之，就是沒有言語，因而一種可詫而又有點可怕的沉寂遂臨馭在這休息時啞的騷動上。

衆人都在心裏尋思：婦女們是帶着她們低垂的眼簾，朦朧的眼光；走廊上的惡少們則帶着他們指畫不停却已軟癱在木欄杆上靜止了的手。屋角中一個法警，他的軍盔是放在跟前一根柵木之上的，也把一塊生有紅疤而沉思的額頭在硬盔搭上擦來擦去。在一般低聲交談的人中，剛起頭的言語俱戛然止住了……各人都在他錯亂思想中測度被這個女人所殺害的那個步兵的黑暗悲劇，而各人却又這樣在沉吟：這女人要判處死刑了嗎？

岑寂變得越發的深沉，黑暗變得越發的濃厚，一片厲害而自然發動的情緒，其間又雜有一片殘忍好奇心的，便在衆人胸中層累起來，就是那懸在一個同類頭上的死刑在一羣活人叢中所勾起的情緒。時間滾滾的逝去了，等待變成了煩惱不堪的事。

審判廳複壁間的一些門戶啓闔聲把這靜止的狀況時時驚擾了一下，使得大家的眼睛都一齊回過去把被告應該所從入的那道小門向着，而衆人的眼光也總有一會要滯留在她那頂帽子上，那帽子是用一根鎖針將帽帶頭繫掛在牆上的。

跟着，這般男女又變得呆呆的了。因爲商議過久，判決的惡兆也遲不發表，於是斷頭臺的紅木架，劊子手，處決時的慘景，以及盛頭籃中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在那邊的一顆活人的頭——一層板壁隔着的那個

活人，遂都在衆人的想像中湧現出來。

陪審官商量得很長久，很長久，非常的長久。

庭中只有一派從玻璃窗上射入的寒夜時暗藍色的光明。

在這昏黃光綫裏，一個跛脚的法院雜役拿着檢察官開的單子，帶着一種老年人的蹣跚步履聲，正在捲疊那做證物的染有褐色斑痕的衣服。

各種東西似都發出了一些神秘。庭堂，裁判席，以及修理過後尙未聽見判處死刑的木板壁等並在夜色裏充滿新木頭驚人的冰裂聲和可畏的響聲，都像是深爲感觸一種黑夜的生活，並彷彿是焦慮它們不可以拿一顆人頭來開幕的一般。

小鈴的響聲猛的四徹起來。一個法警少佐登時就站在帶被告進來的那道小門跟前，便是爲他關閉在後面的那被告。法官們也登時就

了坐。陪審官們也登時走下那道小梯子，這梯便是將他們由商議室引到法庭中來的。

帶有燈罩的燈都拿了出來，它們便對着裁判席上，紙張上，律書上，射下一派紅光。

一派森嚴的寂靜將衆人的鼻息全窒住了。

陪審官們都坐好了。他們又威嚴，又莊重，又沉思，並且又似乎在他的禮帳上面籠罩了一種大法官極堂皇的權威一樣。

於是陪審官長，一個鬚髮皓然的老人，遂從第一列坐凳上站起，展開一張紙，而那猛然變啞的聲音便悽然發了出來：

『憑着我的榮譽與良心，在上帝跟前和人們跟前，陪審官的答復是：如律，各問題俱由大多數贊成了。』

死刑！死刑！死刑！這個字，都說得很細聲的，便在衆人的唇上滾了出

來，而且口口相傳，這極可怕的低語好像一派不斷的回聲似的一直傳到庭堂的各端上還反復了好久：死刑！死刑！死刑！

就在這句必死的「如律，無庸減刑」的話中，從那一個可怕而又出人意外的字「如律」一起——衆人背上早起了一股冷氣，於是旁聽人的寒戰遂一直傳染到那般無感覺的執行法律的人們身上去了。

一霎時——在這悲劇的發展中——人們的感情都一齊投放在宣判的短時間上去了，這時候，借着點燃的燈球的光，可以看出一些不假思索而彷徨若失的舉動，以及一些自然而然把衣服抓來扣在跳動手上的手。

末後，命令叫把被告帶進來。一般人因為要把被告聽見判決時那